

情史

冯梦龙 三大异书

◎ [明] 冯梦龙 / 著 ◎ 杨军等 / 点评

qingshi
FENGMENGLONGSANDAYISHU



冯梦龙三大奇书

情史

(明) 冯梦龙著 · 杨军等点评

qingshi
FENGMENGLONGSANDAYISHU

长春出版社
CHANGCHU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冯梦龙三大异书/(明)冯梦龙著;杨军等点评.—2 版.—长春:长春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80604-047-8

I. 冯… II. ①冯… ②杨… III. 笔记小说—作品集—中国—明代

IV. I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9002 字

冯梦龙三大异书

著 者:(明)冯梦龙 著 杨军等 点评

责任编辑:张耀民

封面设计:王国擎

出版发行:长春出版社

总 编 室 电 话:0431-88563443

发行部电话:0431-88561180

读者服务部电话:0431-88561177

地 址: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130061

网 址:www.cccbs.net

制 版:长春出版社美术制作中心

印 刷:吉林省吉育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1433 千字

印 张:76.25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全三册)19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431-84652148



出版说明

明代通俗文学家冯梦龙著有四部笔记小品，即《智囊》、《谈概》、《情史》、《笑府》，后世合称冯梦龙四大异书，是与他的《三言》、《二拍》同样闻名的作品。

《智囊》最初成书于明天启六年，共收故事868则。后又有所增补，故事增至1601则，次序也略有调整，名为《智囊全集》。主要是冯梦龙从各类古籍中摘录的反映古人智慧的故事，分十部二十八类，按故事的内容，以类相从，加以编辑整理，其中也包括冯梦龙所写的与其同时代的明朝人的故事。这是冯梦龙四大异书中流传最广的一部。

《谈概》又名《古今谭概》、《古今笑》、《古今笑史》。是冯梦龙辑录的各种古人的奇闻逸事，分三十六类加以编辑，部分内容与《智囊》有重复。其中也包括相当部分冯梦龙记录的同时代人的趣事。有些故事在《智囊》、《笑府》中重复出现过。

《情史》又名《情史类略》、《情天宝鉴》，主要是从各种说部、笔记中辑录的古人的爱情故事，其中不乏荒诞迷信的成份，共分二十四类。

《笑府》是冯梦龙编辑、创作的一部古代笑话集，但原书已佚，现在流传的仅仅是散见于《明清笑话四种》、《历代笑话集》、《苦茶庵笑话集》等书中一百余则笑话。

1993年，长春出版社曾整理出版过《冯梦龙四大异书》，除了对原书全部加以新式标点，进行文字方面的校勘以外，还删去了一些无聊、淫秽、令人难以理解的故事，及部分重出或情节雷同的故事。《情史》中没有包括讲同性恋的《情外类》与讲古人淫乱故事的《情秽类》。其中《笑府》一书

● 出版说明

仅包括从其他书中辑出的 167 则笑话，并按通行的说法分为五类。该书出版后很受读者欢迎，很快销售一空。后来曾再版，除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改为上中下三册以外，内容方面未作大的改动。

冯梦龙四大异书，从当时讲，都是非常通俗易懂的白话小品文，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现在已不具备理解这些故事的社会背景，再加上汉语本身发生的变化，使这些故事的行文与内容在今天的读者看来，已不那么白话易懂了。为此，在本次整理中，我们在每卷开头加了导读，在每卷的结尾加了点评，以便有助于读者理解该卷故事的性质及作者的创作意图。有些故事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实在太难以理解，或是枯燥乏味，我们也作了适当的删节，在个别地方还删去了冯梦龙的评论性文字。此次出版，对全书作了新的校勘，为方便阅读，也未再保留原书中的异体字。因考虑到《笑府》已佚，后来的辑佚本故事太少，不足以与其他三部书相提并论，而且现存的笑话多数流传很广，为读者所习见，所以此次出版未包括《笑府》，而改称“冯梦龙三大异书”。另外，《情史》中补入了《情外》、《情秽》两类。

因水平有限，时间仓促，错误在所难免，尚希读者批评指正。

审校者

2002 年 8 月 19 日

目 录

卷一 情贞类	001
卷二 情缘类	017
卷三 情私类	034
卷四 情侠类	052
卷五 情豪类	068
卷六 情爱类	081
卷七 情痴类	092
卷八 情感类	099
卷九 情幻类	114
卷十 情灵类	134
卷十一 情化类	157
卷十二 情媒类	164

贰 目 录

卷十三 情憾类	172
卷十四 情仇类	191
卷十五 情芽类	229
卷十六 情报类	236
卷十七 情秽类	255
卷十八 情累类	276
卷十九 情疑类	287
卷二十 情鬼类	321
卷二十一 情妖类	350
卷二十二 情外类	367
卷二十三 情通类	380
卷二十四 情迹类	386

卷一 情贞类

本卷讲的都是生死不渝的爱情故事，其中大多数故事都是悲剧。自宋代以后，社会上很重视礼教，程朱理学所提倡的寡妇“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观念已比较普及，冯梦龙显然也受这种社会流行观念的影响，所以本篇所辑录的故事中，女主人公自杀殉夫或终身守节不嫁的为多。自《歌者妇》以上各则故事，女主人公的身份都是妻子。而自《美人虞》至《戚大将军妾》，女主人公的身份都是妾。自《张小三》以下，女主人公的身份多是妓女。后两类故事的女主人公的坚贞守节，其原因恐怕是相当复杂的。

范希周

建炎庚戌岁，建州贼范汝为因饥荒，啸聚至十余万。次年春，有关西人吕忠翊，受福州税官。方之任，道过建州，有女十七八岁，为贼徒所掠。汝为有族子，名希周，本土人，年二十五六，犹未娶。吕监女为希周所得，希周知为宦家女，又有色，性复和柔，遂卜日，合族告祖，备礼册为正室。是冬，朝廷命韩郡王统大军讨捕。吕氏谓希周曰：“妾闻贞女不事二夫。君既告祖成婚，则君家之妇也。孤城危逼，其势必破。君乃贼之亲党，其能免乎！妾不忍见君之死。”引刀将自刎。希周急止之曰：“我陷贼中，原非本心，无以自明，死有余责。汝衣冠儿女，掳劫在此，大为不幸。大将军将士，皆北人，汝既属同方，或言语相合，骨肉宛转相遇，又是再生。”吕氏曰：“果然，妾亦终身无再嫁理。但恐为军将所掳，誓不再辱，惟一死耳！”希周曰：“吾万一漏网，亦终身不娶，以答汝今日之心。”

先是，吕监与韩郡王有旧。韩过福州，辟吕监为提辖官，同到建州。十余日城破，希周不知所之。吕氏见兵势甚盛，急就荒屋自缢。吕监巡警之次，适见之，使人解下，乃其女也。

良久方苏，具言所以。父子相见，且悲且喜。事定，吕监随韩帅归临安，将改嫁女。女不欲，父骂曰：“汝恋贼耶？”吕氏曰：“彼虽名贼，实君子也，但为宗人所逼，不得已而从之。在贼中常与人作方便，若有天理，其人必不死。儿今且奉道在家，亦足娱侍二亲，何必嫁也。”

绍兴壬戌岁，吕监为封州将领。一日，广州使臣贺承信，以公牒到将领司，吕监延于厅上。既去，吕氏谓吕监曰：“适来者何人？”吕监曰：“广州使臣。”吕氏曰：“言语走趋，宛类建州范氏子。”监笑曰：“勿妄言！彼自姓贺，与尔范家子毫无相惹。”吕氏嘿然而止。

后半载，贺承信以职事复至吕监厅事，吕监时或延以酒食。吕氏屡窥之，知实希周也。乃宛诉其父，因饮酒款熟间，问乡贯出身。贺羞愧曰：“某建州人，实姓范。宗人范汝为者叛逆，某陷在贼中。既而大军来讨，城陷，举黄旗招安。某恐以贼之宗族一并诛夷，遂改姓贺，出就招安。后拨在岳承宣军下。收杨么时，某以南人便水，常在前锋，每战，某尤尽力，主将知之，遂特与某解繇。初任和州指使，第二任授合州监，以阙远，遂只受此广州指使。”吕监又问曰：“令孺人何姓？初娶再娶乎？”范泣曰：“在贼中时，虏得一官员女为妻。是冬城破，夫妻各分散走逃，且约苟存性命，彼此勿娶嫁。某后来又在信州寻得老母，见今不曾娶，只有母子二人，爨妾一人而已。”语讫，悲泣失声。吕监感其恩义，亦为泣下，引入中堂见其女。留住数日，事毕，令随希周归广州。

后一年，吕监解满，迂道之广州，待希周任满同赴临安。吕得淮上州钤，范得淮上监税官。

盛 道

赵媛姜，资中盛道妻。建安五年，道坐罪，夫妻闭狱，子翔方五岁。姜谓道曰：“官有常刑，君不得免矣！妾在，何益君门户。君可同翔亡命，妾代君死，可得继君宗庙。”道依违数日，姜苦劝之，遂解脱，给衣粮使去。姜代为应对，度道走远乃告，吏杀之。后遇赦，父子得还。道虽仕宦，终不更娶。

祝 琼

德兴祝琼妻程氏，生二子，曰萃，曰英，母子悉被姚寇虏去。琼不爱重货，遣人赎之。寇不满意，第许赎其长儿萃，而犹执程氏与幼儿。程氏泣谓赎者曰：“吾终不辱吾夫。”至盘田坐麦畦中，指寇大骂。寇怒而毙之。越三日，有族人过其地，见小儿，走入麦畦中，就

而视之，见程氏尸在。死且三日，又值大暑，面色如生。而儿三日无乳不死。族人归报琼。琼疾趋，收其尸，抱其子归。琼亦终身不再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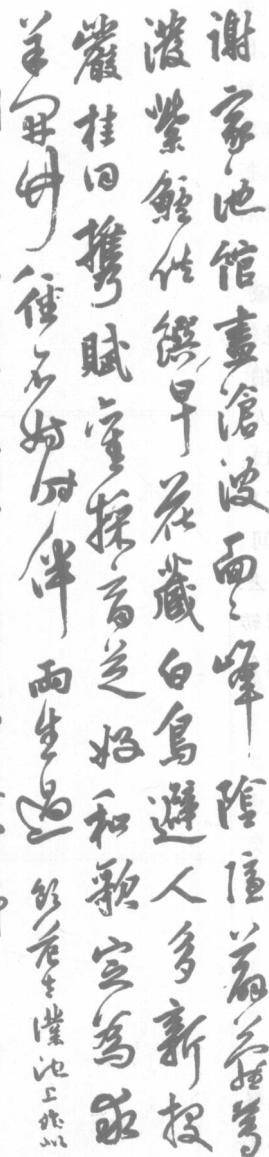
天台郭氏

郭氏，天台人，嫁为某卒妻，殊有姿色，千夫长李某心慕焉。会卒远戍，李日至卒家，百计调之，郭氏毅然不可犯。夫归，具以白之。一日，李过卒家，卒忆前事，怒形于色，亟持刃出，而李已脱走。诉于县，案议持刃杀本部官，罪当死，置之狱中，郭氏躬往馈食。闭户业绩纺，以资衣食。久之，有叶押狱者，尤有意于郭氏。乃顾视其卒，日饮食之，情若手足，卒感激入骨髓。忽传有五府官来，盖斩决罪囚者。叶报卒知，卒谓郭氏曰：“我死有日，此叶押狱未有妻，汝可嫁之。”郭氏曰：“汝以我色致死，我又能再适以求生乎？”既归，持二幼儿痛泣而言曰：“汝父行且死，汝母死亦在旦夕，我儿无所倚，终必死于饥寒，今将卖汝以活性命。汝归他人家，非若父母膝前，仍自娇痴为也。”其子女颇聪慧，解母语意，抱母而号，引裾不肯释手。遂携二儿出，召人与之。行路亦为之堕泪。富室有怜之者，纳其子女，赠钱三十缗。郭氏以二之一具酒馔，携至狱门，愿与夫一再见，叶听入。哽咽不能语，既而曰：“君扰叶押狱多矣，可用此少答之。又有钱若干，可收取自给。我去一富家执作，恐旬日不及见君也。”饮泣而别。走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是水极险恶，竟不为冲激倒仆。人有见者报之县。往验得实，皆惊异失色，为具棺敛葬之，表其墓曰“贞烈”。宣抚使廉得其事，原卒之情释之。富室遂还其子女，卒亦终身誓不再娶。

李妙惠

李妙惠，扬州女，嫁与同里举人卢某为妻。卢以下第发愤，与其友下帷西山寺中，禁绝人事，久无家音。成化二十年，有与同名者死京城，乡人误传卢死，父母信之。居无何，岁大饥，维扬以北，家不自给。父母怜李寡贫，欲夺其志，强之，不可。临川盐商谢能博子启，闻其美且贤也，效币请婚。李自缢者再，公姑患之。时李之父在外郡训乡学，李母偕邻姬劝谕殷勤，防闲愈密。李日夜哀

明 莫是龙
行书七律诗轴



泣，闻者为之堕泪。既知势不可解，乃勉从焉。缄书与父诀，词甚惨。及归谢家，抗志益笃。谢之继母，亦扬州人，与李有瓜葛。李即跪请，愿延斯须之命，终身为主母役，因坚持母旁不去。谢故饶婢妾，未及凌犯。居数日，李复恳请为尼，母姑唯唯。度还乡无复之耳，于时启船先发，而母及李继之。至京口，舟泊金山寺下，母偕之上寺酬酢。有笔墨在方丈，李取题壁间云：“一自当年拆凤凰，至今消息两茫茫。盖棺不作横金妇，入地还从折桂郎。彭泽晓烟归宿梦，潇湘夜雨愁断肠。新诗写向金山寺，高挂云帆过豫章。”款其后曰：“扬州卢某妻李氏题。”卢后会试登甲榜，捷音至扬州，父母乃知子存，然无及矣。

弘治元年，纂修宪庙实录，差进士姑苏杜子开来江右采事，未报，复使卢促之。过家，知妻已嫁，恐伤父母，不敢言，然亦未忍别议，遂行。道出镇江，登金山，见寺壁题，不觉气噎。问之寺僧，曰：“先有姑媳过此，留题去矣。”卢录其诗以去。至江右，密筹之徐方伯。方伯曰：“咸艘逾千，孰从覩察？纵得之，声亦不雅。盍以计取乎！”乃选台隶最黠者一人，谕以其故，令熟诵前诗，驾小艇沿盐船上下歌而过之。越三日，忽闻船中女声，启窗唤曰：“此诗从何得来？”隶前致卢命。李大惊曰：“扬州卢举人，其死已久，尔欺我也。”隶备述如所谕语。叩父母及妻名，一一不爽。李遂掩泣曰：“真我夫矣！始吾闻歌已疑之，恨未有间。今日商偶往娼院，母亦过邻舟，故得问汝。汝归可善为我词。”因密致之约，挥手曰：“去！去！”隶回报，其夜，依期舟来，遂接李至公馆，夫妻欢会如初。商赀俱付母主其出入，母转以委李。及商归，检视，历历分明，封志完固，叹曰：“关羽昔逃归汉，曹公不追，而曰‘彼各为其主’。而亦为其夫耳。贞妇也，可置之。”时弘治二年也。

卢夫人

卢夫人，房玄龄妻也。玄龄微时，病且死，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后人。”卢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龄，明无他念。玄龄愈，礼之终身。

金三妻

昆山舟师杨姓者，雅与金姓者善。金姓者死，有子曰金三，年十七八，窭甚将行乞。杨见而怜之，因招入舟，收养之。既久，杨夫妇以其力勤，爱之甚。杨无子，有一女，年亦相若，因以妻三。岁余产一女，逾眸盘，病死。三哭之甚哀，成疾，日渐尪羸阽危。杨夫妇始悔恨，骂詈不绝。一日江行，泊孤岛下。杨谓三，舟中乏薪，不得炊，可登岸拾枯枝为爨。三力疾去，则弃三挂帆行矣。三得枯枝至泊所，失舟所在。知杨弃已也，恸哭欲赴江死。既

又念岛中或逢人，冀可救援。转入林，行至一所，见戈戟森森，列卫在焉，为之骇愕。徐侦之，无所闻。渐就，暗寂无人，仅有八大簋封识完好，竟不知为何。盖盗所劫财暂置此地。三乃匿戈沟中，再临江滨，适有他舟经其地，三招之来，曰：“我有行李，待伴不至，可附我去。”舟人许诺。遂携八大簋入舟。行抵仪真，问居停主人家，密启簋视，皆金珠也。即其地售值得如千，服食起居非故矣。既收僮仆，复将买妾。一日行过河下，杨舟适在，三识之，杨不知也。三乃使人雇其舟，去往襄阳贾。辎重累累，舳舻充牣。

先是杨弃三时，女昼夜啼哭不欲生。父母强之更纳婿，女不从。至是三登舟，舟人莫敢仰视，女窃视之，惊语母曰：“客状甚似吾婿。”母詈之曰：“见金夫不有躬耶？若三，不知死所矣。”女遂不敢言。三顾女，佯谓舟人曰：“何不向船尾取破毡笠戴之。”盖三宴时初登杨舟有是言也。于是妻觉之，出相见，与抱哭，欢如平生。而杨夫妇罗拜请罪，悔过无已，三亦不计较。寻同归三家焉。未几，会剧寇刘六、刘七叛入吴，三出金帛募死士，从郡别驾胡公，直捣狼山之穴，缚其渠魁，讨平之，功授武骑尉，妻亦从封云。

申屠氏

申屠氏，宋时长乐人，美而艳，申屠虔之女也。既长，慕孟光之为人，名希光。十岁能属文，读书一过，辄能成诵。其兄渔钓海上，作诗送之曰：“生计持竿二十年，茫茫此去水连天。往来酒洒临江庙，昼夜灯明过海船。雾里鸣螺分港钓，浪中抛缆枕霜眠。莫辞一棹风波险，平地风波更可怜。”其父常奇此女，不妄许人。年二十，侯官有董昌，以秀才异等，为虔所识，遂以希光妻昌。希光临行，作留别诗曰：“女伴门前望，风帆不可留。岸鸣蕉叶雨，江醉蓼花秋。百岁身为累，孤云世共浮。泪随流水去，一夜到閩州。”入门，绝不复吟，食贫作苦，晏如也。

居久之，当靖康二年，郡中大豪方六一者，虎而冠者也，闻希光美，心悦而好之，乃使人诬昌阴重罪，罪至族。六一复阳为居间，得轻比，独昌报杀，妻子幸无死。因使侍者通殷勤，强委禽焉。希光具知其谋，谬许之。密寄其孤于昌之友人，乃求利匕首，怀之以往，谓六一曰：“妾自分身首异处矣，赖君高谊，生死而骨肉之，妾之余，君之身也，敢不奉承君命。但亡人未归浅土，心窃伤之，惟君哀怜，既克葬乃成礼。”六一大喜，立使人以礼葬之。于是希光伪为色喜，妆入室。六一既至，即以匕首刺之帐中，六一立死，因复杀其侍者二人。至夜中，诈谓六一卒病委笃，以次呼其家人。家人皆愕，卒起不意，先后奔入，希光皆杀之，尽灭其宗。因斩六一头置囊中，驰至董昌葬所，以其头祭之。明旦，悉召山下人告之曰：“吾以此下报董君，吾死不愧魂魄矣。”遂以衣带自缢而死。

王世名妻

王生世名，武义人。父良为其族兄俊殴死，已成讼，而伤暴残父尸，复自罢仇，从族尊者之议，割亩以谢，则受之。而岁必封识其亩值藏之，人不知也。仇以好来，亦好接之，不废礼也。已而阴铸剑，鏤曰“报仇”，自佩矣。其绘父像，亦绘持剑者在侧，人问之，曰：“古人出必佩剑也。”凡四五载，得游泮，兼抱子矣，始谓妇俞曰：“有此呱呱，王氏之先不馁。所以隐忍至此者，正有需也。今固死日，上有太夫人，下有婴儿，责在汝。”遂仗剑出，斩仇头于蝴蝶山下。归拜母曰：“儿死父，不得侍母膝下矣。”尽出其所封识之值及剑，自造县请死。是日，邑中无不人人发竖者。尹陈君伤之，令且就闲室，以闻于诸大吏。诸大吏以属金华尹汪君决之。汪君廉得其状，益用惋悼，曰：“法必视其父尸，父伤重则子罪缓。”盖欲生之也。生曰：“始惟不忍残暴父尸，故自死，不然仇死耳。岂有造罪弥天，而复失初志者？何愚也。今日宜自杀，造邑庭来受法耳。但母恩未断，暂归别母。”汪君纵之归，而身随之，犹欲伸法如前议。生友两邑诸生数百人，皆忿患之曰：“必如议。”乃生已不食触阶死矣。两尹皆为下泣，诸生哭声震天。当生之饮恨于嘻笑，而誓必死也，他人不知，俞独知之，曰：“君能为孝子，妾能为节妇。”生曰：“节何易言耶！”妇曰：“安见女而非男者？”生曰：“已属汝堂上裹中矣，何死为？”妇曰：“为君忍三岁，逾三岁，非君所能禁也。”逾三岁，妇果绝食死。始其家欲以生柩归窆，妇不可。至是以双柩出，合葬焉。直指马君，以其事闻于朝，旌其门曰“孝烈”。

惠士玄妻

惠士玄病革，其妻王氏曰：“吾闻病者，粪苦则愈。”乃尝其粪，颇甜，王氏色愈忧。士玄嘱王氏曰：“我病必不起，前妾所生子，汝善保护之，待此子稍长，即从汝改嫁矣。”王氏泣曰：“君何出此言？”数日，士玄卒。比葬，王氏遂居墓侧，蓬首垢面，哀毁逾礼。常以妾子置左右，饮食寒暖，调护惟恐不至。岁余，妾子亦死，乃抚膺呼曰：“天乎，无复望矣！”遂自刭于墓侧。

从二姑

从二姑，为宣化里人，适赵璁。两家皆田舍儿，曾不闻醻诫语。乃其倡随和睦，殆出天性，乡邻贤之。越六年，璁病且死，目其妻而不能言。二姑泣曰：“将毋以妾为念乎？当与君同穴耳！”于是璁目始瞑。二姑抚尸哭之，屡绝，其姑力慰不解，誓以死殉。姑因嘱一老婢

密护之。二姑知姑意，为节哀，既葬，媳舍东隅，朝夕持浆饭哭奠焉，闻者为之哽咽。未几，私告其婢曰：“幸善视吾姑，吾夫待我瞑瞑且旬日，今得以身与之试黄泉、尊蝼蚁，死无恨矣！”语毕遂不复食。寻以他事给婢出，即闭门，解其经，缢死室中。姑与婢破壁救之，无及矣。死之日，年才二十有四，其姑哭之恸，曰：“妇死吾儿也！”因举其丧与媳合葬。

狄阿毛妻

高氏，嘉定狄阿毛妻也。配狄一月，患痈疽，高吮之不愈，死。高抱尸恸哭，三日不入水浆。家贫火葬，火炽，高便跃入火，姑救出之。高恨不得从夫地下，取夫骨啮吞之。父母惊异而谋疾嫁，恐迟之则死也，漏言于高，高归舍即断发，其夕竟雉经。

泖湖谢氏

泖湖谢氏，松江巨室也，国初被籍没，坐诛。有妇美色，给配象奴。妇绐奴曰：“待我祭亡夫，乃从尔。”奴信之。妇携酒饭，至武定桥哭奠，赋诗云：“不忍将身配象奴，自携麦饭祭亡夫。今朝武定桥头死，一剑清风满帝都。”遂拔剑自刎死。

史五妻

史五妻徐氏，定远人，年二十八。元末，五为百夫长。至正十三年五月，暴兵至县，五巷战死之。明日，兵退，徐氏求其夫于积尸之中。血渍身衣，众莫能辨。徐氏因忆其夫尝佩一绣囊，于是细辨而得之，知其为夫尸也。口吮手足及绣囊上血，载之以归，令匠氏治棺甚大，众莫测其意。棺既成，遂沐浴缢死尸旁。乡人义之，与夫同棺而葬。

王氏妇

至元十三年冬，元师渡江至天台，有千户掠得一王氏妇。夫家临海人，妇有美色。千户尽杀其舅姑与夫，欲强胁之，不可。明年春，遂驱以北行，至嵊县清风岭，妇仰天窃叹曰：“吾知所以死矣！”即啮拇指出血，题诗崖石上：“君王无道妾当灾，弃女抛男逐马来。夫面不知何日见，妾身料得几时回？两行清泪频偷滴，一片愁眉锁不开。回首故山看渐远，存亡两字实哀哉！”写毕，遂投崖死。后杨廉夫感其事，题诗云：“介马驮驮百里程，青

风岭上血书成。只应刘阮桃花水，不似巴陵汉水清。”后，廉夫无子，一夕梦一妇人谓曰：“尔知所以无后乎？”曰：“不知。”妇人曰：“尔忆题王节妇诗乎？尔虽不能损节妇之名，而心则伤于刻薄，毁谤节义，其罪至重，故天绝尔后。”廉夫既寤，大悔，遂更作诗曰：“天随地老妾随兵，天地无情妾有情。指血啮开霞峤赤，苔痕化作雪江清。愿随湘瑟声中死，不逐胡笳拍里生。三月子规啼断血，秋风无泪写哀铭。”后复梦妇人来谢，未几果得一子。

徐君宝妻

宋末，岳州徐君宝妻某氏被虏来杭，居韩蕲王府。自岳至杭数千里，虏数欲犯之，而终以巧计脱。盖某氏有令姿，主者弗忍杀之也。一日主者怒甚，即将强焉。度不可脱，乃谓曰：“俟我祭谢先夫，然后乃为君妇未晚也，君奚怒焉。”虏喜而许之。遂严妆焚香，祝毕，取笔题《满庭芳》一阙于壁上，赴池水死。其词云：“汉上繁华，江南人物，尚遗宣政风流。绿窗朱户，十里烂银钩。一旦刀兵齐举，旌旗拥，百万貔貅。长驱入，歌台舞榭，风卷落花愁。清平三百载，典章文物，扫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犹客南州。破鉴徐郎何在？空惆怅，相见无由。从今后，梦魂千里，夜夜岳阳楼。”

邓廉妻

沧州弓高邓廉妻，李氏女，嫁未周年而廉卒。李年十八，守志设灵，凡每日三上食，日临哭，布衣蔬食六七年，忽夜梦一男子，容止甚都，欲求李氏，睡中不许。自后每夜梦见，李氏竟不受。以为精魅，书符咒禁，终莫能绝。李氏叹曰：“吾誓不移节，而为此所挠，盖吾容貌未衰故也。”乃援刀截发，麻衣不濯，蓬鬓不理，垢面灰身。其鬼又谢李氏曰：“夫人竹帛之操，不可夺也。”自是不复梦见。郡守旌其门闾，至今尚有节妇里。

独腕尼

播州宣慰杨应龙叛，赣兵杨炯阵亡，讣至家，妻柳氏殓其衣帽，自缢者屡，皆为人觉，不死。豪家儿慕其姿色，争委禽焉，柳不可，姑利厚资，潜许之。万历庚子六月，豪家来娶，姑逼使升舆。柳大诟曰：“奴子无知犯我，我岂为狗彘行？”豪怒，自入牵其手。柳佯曰：“姑徐徐，俟我更衣行耳。”乃跽向天曰：“吾实不幸，夫死，吾腕为人污矣。”即引利刀，断去其腕，豪惊遁。自此祝发为比丘尼。

海昌董氏

海昌董氏，二十嫁为朱俊妻，三载夫亡。生子鉴，甫周岁。董水浆不入口者三日，或劝曰：“子在而殉夫，沟渎之谅耳。”乃强起饮食，昼夜哭不绝声，闻者怜之。戴大宾字寅仲，莆田人，年十四探花及第，吊以诗曰：“望夫归，夫归定何时？儿啼夫不闻，妻哭夫不知。此身不惜化为石，汝儿无母当怨谁？芳草年年青，吁嗟夫兮归不归！”又云：“儿勿哭，儿哭母伤心。汝翁弃汝去，汝母爱汝不敢嗔。何日儿当言？何日儿当步？母养儿兮苦复苦。吁嗟儿兮莫作潘郎负阿母！”后鉴果能树立，当道为表其间曰“慈节”云。

章纶母

温州乐青章文宝，聘金氏，未成婚，纳妾包氏有妊，而文宝得疾且死。金氏闻，请往视，父母不许。金氏坚欲往，文宝一见即逝。金氏为棺殓之，抚妾守丧。妾生子纶，亲教读书，通《四书》大义，复遣就外傅。竟第正统元年进士，官礼部主事。先欲疏请复储，恐贻母忧，未上。金氏闻之，谓曰：“吾平日教尔何为？汝能谏，死职，我虽为官婢，无恨也。”纶遂上疏，忤旨，杖几死，禁锢诏狱，金氏怡然。纶天顺二年复官，终养金氏。尝自为诗见志，诗曰：“谁云妾无夫，妾犹及见夫方殂。谁云妾无子，侧室生儿与夫似。儿读书，妾辟庐，空房夜夜闻啼鸟。儿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黄泉下。”后纶官至礼侍。

歌者妇

南中有大帅，世袭爵位。有歌妇色美，与其夫自北而至，帅闻而召之。每入，辄与其夫偕，更唱迭和，曲有余态。帅欲私之，妇拒不许。帅密遣人害其夫，而置妇于别室，多其珠翠，以悦其意。逾年，往诣之，妇亦欣然接待，情甚婉娈。及就榻，袖中忽出白刃，擒帅欲刺之。帅惊逸，妇逐之，遇二奴阖其扉，乃免。旋使人执之，已自断其颈矣。

美人虞

项王籍有美人名虞，常幸从，有骏马名骓，常骑之。及军败垓下，诸侯兵围之数重，夜

贰 情贞类

闻四面皆楚歌，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歌数阙。歌云：“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姬和云：“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项王泣数行下，谓姬曰：“善事汉王。”姬曰：“妾闻忠臣不二君，贞妇不二夫，请先君死。”项王拔剑，背而授之，姬遂自刎。姬葬处生草能舞，人呼为虞美人草。

随清娱

清娱姓随氏，平原人，从太史令司马迁侍姬也，年十七，归迁。迁凡游名山，必以清娱自随。后随至华阴之同州，而迁召入京师，留清娱于同。已而迁陷腐刑，发愤著书，未几病卒于京。清娱闻之，遂悲愤而死。州人葬之于某亭子下，忘其名。厥后唐褚遂良刺同州，清娱乃感梦于遂良，具言始末，云：“上帝悯其年寿来尽，因命为此州之神，庙食一方，然图籍未载，世人莫有知者。以公为一代文人，求志其墓，光扬幽懿。”遂良欣然从之。

张宁妾

张宁字靖之，号方洲，海宁人，正统间进士，以汀州知府引疾归田。有二妾，一寒香，姓高氏；一晚翠，姓李氏。年可十六七，皆端洁慧性。公老，益爱重之。及病将革，无子，诸姬悉听之嫁，二氏独不忍去。因泣请曰：“妾二人有死不贰。幸及公未瞑，愿赐一阁同处，且封钥之，第留一窦以进汤粥。誓以死殉公也。”遂引刀各截其发，以示靡他。公不得已，勉从之。乃寂居小阁，绝不与外通声问。及公卒，设席阁中，旦夕哭临，服三年丧，不窥户者五十余年。嗣子曰嘉秀，字文英，举嘉靖己丑进士。其锦旋日，二氏语之曰：“妾等犬马之齿，已逾七旬，他日相从先公于地下，庶可无汗颜也。”文英感谢，即日启钥而出之，则皤然双老嫗矣，亲戚莫不怜且敬焉。遂为奏闻，旌之曰“双节”。

绿珠

绿珠者，姓梁，白州博白县人也。州则南昌郡，古越地，秦象郡，汉合浦县也。唐武德初，削平萧铣，于此置南州，寻改为白州，取白江为名。州境有博白山、博白江、盘龙洞、房山、双角山、大荒山。山上有池，池中有婢妾鱼。绿珠生双角山下，美而艳。越俗以珠为上宝，生女为珠娘，生男为珠儿，绿珠之字由此而称。晋石崇为交趾采访使，以真珠三斛致之。崇有别庐在河南金谷涧，涧中有金水，自太白源来，崇即谷制园馆绿珠。绿珠能吹笛，